

十三

四編卷四十六

卻洋貨尚書挽利權

換銀票公子工心計

且說蕪州州官區奉仁自從得了保得一得一答拜。又辦了不得一一答拜。又辦了酒席請他們吃喝。一連忙了幾日。方纔停當。來自來自己又特地進了一盞省叩謝憲恩。奔走酬酢忙個不了還正說他說他從前當過好幾事。說他從前當過好幾處局子的收支委員。帳目清楚。公事在行。現來清查財政。由江皖前來清查財政。由江皖各省一路而來。目下已到南京。指日就臨湖銀錢銀錢出入之地。均須造冊報銷。以備欽差查考。平日因循積弊一省辦省辦理此事。蕪州本在省。辦理此事。蕪州本缺。另委一位候補同知前去代理。雖說是短缺不缺。不得回任。却在省費缺。不得回任。却在省裏幫人家清理帳目。心上狠不願意。好處輪亦叫亦叫做無可奈何而令。亦叫做無可奈何而已。且說這位欽差姓童。表字子良。原籍山西外放。外放知府。一直升到曹外放知府。一直升到封疆大吏。三年前調京當差。改以侍郎候補。第二年就補了缺。做了兩年侍郎。目下正奉旨署理戶部尚書。合着政府的脾胃自然要辦步上升此時朝廷正因府庫空虛。有些應辦的事。都因沒有款項停住了手。便有人上了一個摺子。說現在東南各省。如兩江湖廣閩浙兩粵等處。均係財賦之區。錢糧釐稅歲入以數千萬計。然而錢漕有積欠。釐金有中飽。如能加意搜剔。一年之中。定可有益公家不

少

民窮財盡還要搜刮不至十室九空不止

無如各省督撫狃於積習。苟且因循。決不肯破除情面。認真釐剔。近來

又有了什麼外銷名目。說是籌了款項。只能辦理本省之事。將來不過一紙空文。咨部塞責。似

此不顧大局。自便私圖。若非欽派親信大員。前往各省詳細稽查。認真清理。將來財政竭蹶。根

本動搖。其弊當不可勝言。各等語。朝廷但知刻剋官吏。而不思誠實於民。其弊何可勝道。朝廷看了這個摺子。甚是

動聽。馬上召見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商議此事。童子良亦以此舉為然。並且自己保舉自己。說

臣在外省做官。做了二十年。一切情形都熟。先下江南。後到閩廣。大約有半年工夫。就可回京

覆命。得計此美差朝廷准奏。跟手就下一條上諭。派童某人前往江南等省查辦事件。次日童

大人謝恩。召見下來。就在本部裏選了八位司員。又在別部裏奏調了幾位。此外還有軍機囑

託老公囑託大小一共又收了五十多張條子。一齊派為隨員。一班剋剋小人勝又因為自己

膝下祇有一個大兒子。是前頭正太太所生。餘外都是妾生的。幾個小兒子。若把大的留在家

裏。恐怕他欺負小的。只得把大的帶了出門。深恐魚肉少姬愛子則其安排停當。方纔檢了日

子。陸續出京。且說童子良生平。却有一個脾氣。最犯惡的是洋人。無論什麼東西吃的用的。凡

帶着一個洋字。他決計不肯親近。生今反古所以他渾身上下穿的。都是鄉下人自織的粗布

洋布。洋呢之類。是找不出一點的。但是到了五十多歲上。回為生病。抽上了鴉片烟。再戒不脫

一天在朝房裏。有位王爺同他說笑話。道子良你不是犯惡洋貨嗎。你為什麼抽洋烟呢。一句

說話惱了他。回得家來。就把烟燈烟鎗。統通摔掉。對家裏人說。我從今再不吃這撈什子了。陽

藏藏不誰知他老人家烟癮很大。兩個時辰不抽。眼淚鼻涕一齊來了。家裏人看他難過。想要勸他。又不敢十分相勸。纔勸得一句。他便回道。你們隨我罷。我寧可死。也不破戒的了。有王制公執性後來實在熬不過了。一息奄奄。說不出話來。拿眼睛望着他大兒子。意思想叫他大少爺替他備辦後事。他大少爺此時也有十八九歲了。讀書雖不成。外才是有的。見了父親這個樣子。亦可憐得。死便追問。所以立志戒烟的原故。當時就有人提起。只因某王爺說了一句笑話。所以把老頭子害到這步田地。到底大少爺有主意。想了一想。道。說了洋烟。無怪乎他老人家要不吃了。如今你們只說是雲南土熬的廣膏。雲南廣東都是中國地方。並不是外洋來的。自然他老人家沒得說了。有妙法不怕家人遵命。慌忙另外取了一付烟盤。端到房中。童子良見了。連忙搖手。意思不要他們進來。後來家人照着大少爺的話。回了方纔。一連呼十幾口。這一頓。竟比平時多吃了三錢。方纔過癮。過了幾天。齊巧前頭同他說笑話的那位王爺。請他吃飯。見面之後。童子良便叫着自己名字。告訴王爺。說道。童某現在不吃洋烟了。意欲王爺一聽大喜。連連誇獎他。說道。有志不在年高。你老先生竟能立志戒烟。打起精神。替主子辦事。真正是國家之福。且慢一面吃酒。一面留心看他。到底吃不吃。誰知他吃到一半。叫值席的倒了一碗熱茶。給他趁人。不見從荷包裏摸出一個烟泡。化在茶裏。吃了。這位王爺是同他向來說慣笑話的。今天拿住了這個把柄。便問他。既然不抽洋烟。為什麼還要吞烟泡呢。他便正言厲色的答道。童某吃的是本土。是不相干的。情枉過正原不過王爺說吃烟吞泡。還不是一樣嗎。怎

麼叫做不相干呢。童子良道回王爺話。所謂戒烟者。原戒的是洋藥。本不是戒的本土。但看各
關報銷冊。洋藥進口稅。一年有多少。便曉得我們中國人吃洋烟的多少。如今先從童某起頭。
一個不抽洋烟。拿本土來抵制他。以後慢慢勸他。倘或天下人一齊都吃本土。不吃洋烟。還愁
甚麼利源外溢呢。童某並不是歡喜一定要吃這個榜什子。原不過以身作法。叫天下人曉得。
我是為洋藥節流。便是為本土開源。如此一片苦心而已。種煙藥毒流天下王爺道。不想
老先生抽抽鴉片烟。却有如此的一番大經濟在內。可佩。可佩。這是一樁事。還有一樁。這一樁
乃是要錢做官的人。要錢本來算不得什麼。但是他却另有一副脾氣。是專要銀子。不要洋錢。
為的洋錢的洋字。又犯了他的忌諱。有此一番國執人從前京城裏面。本來是不用什麼洋錢。
的。用的全是當十大錢。無非銀子換錢。錢換銀子。倒也爽快。近來幾年。洋錢漸漸的用開了。北
京城也有了。有些會打小算盤的人。譬如一向是孝敬一百兩的。如今只消一百塊錢。化上七
十多兩銀子。也甚覺得冠冕。無奈這位童大人。要是人家送他洋錢。他一定璧還不受。果然一
倒也送了錢的人。不是門生。便是故吏。總是有求於他的人。如今見他不受。大家心上都要詫
異。後來訪着緣故。只得換了銀子。再去送。合起數目來。總比洋錢還要多些。他到此亦不謙讓。
了。不過要合除掉現銀子。便是銀票。一千兩二千兩三百兩五百兩。白紙寫的居多。還有些
因為寫的白紙票子。恐怕忌諱。竟用大紅緞子寫的。倒也新鮮得狠。他生平雖愛錢。卻是一文
不肯浪費。刻薄情。不過為凡是人家送給他的票銀。上房後面另有一間小屋。這間屋是墨

則黑。連個窗戶都沒有的。然而一步一鎖。無論是麼人。不准進去的。就是兒子。亦祇准站在門外。一天老頭子在這屋裏有事情。大少爺進來回話。因為受過父親的教訓。不敢逕入房中。站在門外老等。等了一回。忽聽老頭子在小屋裏叫喚起來。方見姨太太點了個亮。掀開門簾。在門口站着。亦不敢進去。彷彿老頭子在地下摸索了一回。忽然一跳就起。說道：還好。有了。命根隨手出來。把門鎖好。姨太太照火的時候。大少爺留心觀看。只見這間小屋裏四面牆上貼的一張一張。狠像帳條子一樣。及至仔細一看。纔曉得牆上貼的都是銀票。怕慢藏掩盜豈不一伸心中暗暗歡喜。原來老人家有這許多家當。這間小屋却是他老人家的一間銀庫。又過了兩年。有幾省督撫奏請置辦機器。試造中國洋錢。他老先生見了這個摺子。大少爺把舌頭老大不以為然。無奈朝廷已經批准。他也無可挽回。只得回轉家中。生了兩天氣。說好好一個中國。為什麼要用夷變夏。中國用慣銀子的。如今偏要學外國的樣。鑄甚麼中國洋錢。這個洋錢。日後倘若用開。豈不是全個成了他們外國人的世界。那還了得。我情願早死一天。眼睛閉了乾淨。免得日後叫我瞧着難過。亦如范宣子他雖如此說人家亦不來睬他到了第二年有兩省銀元造成。解到部裏。其時他老人家已掌戶部司員。檢了一包。請他過目。他閉着眼睛。說道：我不忍看這些亡國東西。你們拿了去罷。細思洋價日短制錢日缺未司官曉得他素來脾氣。只得退了下來。後來這話傳開了。京城裏都以為笑話。有天有個門生。本是個翰林。底子因得京察記名。奉旨簡放江西九江府知府。召見下來。到老師跟前辭行。童子良道：聽說九江

地方是狠熱鬧的。門生道：本是個通商碼頭，各國商人都有在那裏，是狠不好做的。門生特地來請請的老師教訓。童子良歎口氣道：那裏有這許多國度？總而言之，一句話：他們外國人想出法子來騙我們錢的。我不相信他們。外國人就窮到這步地，田自己家裏做不出生意，一定要趕到我們中國做生意。外國人注意在通商，豈為窮止起見？偏偏就有我們這些不掙氣的督撫，去隨和他們的洋錢，不夠使我們又特地買了機器鑄出洋錢來，給他們使。豈知外國人並不要不曉得他們外國人有何功德到我們？我們要如此的巴給他？我真真正不懂。門生道：我們中國自鑄的洋錢，本不叫做洋錢，有的叫做銀元，亦叫龍圓。童子良道：亦不過多換幾個名字，騙騙皇上罷了。還不同外國洋錢一個樣子嗎？門生道：大小雖一個樣子，花樣却是不同。我們的龍圓正中盤的是一條龍，所以叫做龍圓。童子良聽說花樣不同，外國一樣，不覺心上一動。要改個名，未嘗不可。拿個來我瞧瞧。這位門生齊巧說道：你有沒身邊有兩塊洋錢？一塊鷹洋，一塊龍元，便取出來，說聲老師請看。童子良接在手中，一見有一塊鷹洋在內，便縐着眉頭說道：怎麼老弟，你亦用這個？自己不善用洋錢，還要禁人家用真正不近人情。隨手就拿這塊洋錢，在坑几上一丟，却拿了那塊龍元，不住的端詳。後來看見有龍的一面，四轉亦有洋字。他老人家便把面孔一板道：老弟，怎麼你也來欺我？如果不是造了送給外國人的，為什麼要刻上這些外國字呢？我總疑心現在的人，一定是吃了外國人的迷混藥，所以樣樣都幫着外國人。真正不解。後來這個門生又再三告訴他中國所以鑄造龍元，原是想出法子抵制外國洋錢的意思，就同老師單吃本土，不吃

洋烟同一用意。被人摸着了脾胃總要瞞過去童子良經此一番譬解。雖然明白了許多。然而總為這龍元上面刻了洋字。決計不肯使用。閑話少叙。單說他此番派了九省欽差。到處查帳籌款。不但那九省大小官員。聽得他來。個個不安其位。就是別省聽着。也為擔心。平時託大。急來抱佛脚當時他上去請訓。奏稱臣道。這盪出京。要由旱道而走。十八站到清江浦。然後坐了民船。再下江南。上頭問他。為什麼不坐火車到天津。再換輪船到上海。豈不快些。他便碰頭奏道。臣是天朝的大臣。應該按照國家的制度辦事。什麼火車輪船走的。雖快。總不外乎奇技淫巧。臣若坐了。有傷國體。所以斷斷不敢。近來極喜新法。上頭聽他說的。話狠冠冕。而且曉得他為人古板。也就隨他去了。但是按照官站。須要經過山東。朝廷便諭他順便帶着河工。他亦說山東黃河。年來時常決口。聽說其中弊端百出。臣到山東後。定當嚴密稽查。決不敢有負委任。只怕口上頭聽了。無甚說得過了一天。次早又上去。陛辭下來。便在部裏支了盤川。帶了隨員。逕向北道旱路進發。未曾動身的前頭。發信給各地方大員。叫他們傳諭所屬。無非說本大臣砥礪廉隅。一介不取。所到之處。一概不許辦差。倘敢不遵。定行參處。如此通飭下去。總以為這位欽差是清廉自矢。決計不用地方上破費銀錢的了。我亦豈知他所費的更多。你道是何緣故呢。現在不說別的。單指轎馬一項而論。欽差坐的是長轎。擡轎子的每班四人。每天要換三班。一位少大人。隨員六七十位。有的坐轎。有的坐車。欽差隨員各人。都有跟人。都有行李。通扯起來。轎子至少亦得二三十頂。轎車大車。一百多輛。馬亦要一百多匹。這筆費用。一天共需幾何。部裏支得盤川如

何穀使欽差每到一處。總要面諭地方官。所有夫價。即便寫了領紙。交給巡捕官。到我這裏來

領。樂得做出體面地方官當時只得諾諾遵命。等到下來。一一發付之後。那裏還敢向欽差大人

手裏討取。然而等到欽差臨動身的時候。這張領紙。又一定要來討取去的。地方官又不敢不

照寫。強盜打了劫。還要如此。然而只見領紙進來。從不見銀子出去。好在地方官亦早已自認晦氣

決不要欽差還的。至於欽差自己。心上亦未始不明白。但是不如此。不能顯得清廉。況且自己

亦那裏貼得出許多呢。最要緊的是。每到一處。地方官辦差太省儉了。固然不好。太華麗了。也

不相宜。欽差尚未來到。便有欽差的巡捕。先趕早一步來。名字叫做先站。其實是同地方官講

價錢來的。看缺分大小。一千八百。儘着要量。若是地方官孝敬的。能夠如願。他便把欽差脾氣

歡喜什麼。不歡喜什麼。都說了出來。地方官摸着欽差的脾氣。這差事自然是好辦了。倘若送

的不能如願。他便不肯以實相告。儘着地方官去瞎碰。名為不要辦差。比尋常差使難辦十倍。此番欽差因奉旨

查辦河工。所以繞道濟南。撫台恐怕首縣辦差。一個人兼顧不到。特地派了兩個同知。兩個知

縣。幫着去辦。使用銀子。都在善後局裏支領。偏偏所派的四位當中。有一位同知。手筆極緊。除

掉行轅應用的物件。不得不辦了送去。其餘小錢。一文不肯浪費。惜小費而忘大害。巡捕官預

先下來。只有首縣私下答應他八百銀子。那巡捕官一定要三千。說欽差到你們這裏。總得多

住幾天。隨時可以挑眼的。咱們勸你多破費幾文。為的是彼此平安。省得欽差挑眼之後。大家

沒味。首縣聽了。甚以為然。無奈那位同知大老爺。執定不肯。首縣無奈。只得又自己暗裏送了

這巡捕五百金。此時山東省城。遇了此種無理可喻之人。只好自己掩腹包羞。是早已曉得欽差脾氣不喜歡洋貨的。所以行轅之內。一切擺設鋪陳。凡是洋鍾。洋表。洋毯。洋燈。洋桌。洋椅之類。一概不用。等到晚上。點了無數若干的牛油蠟燭。不拿洋燈比較。也遠覺得明亮。至於其他一切陳設。都是中國土貨。吃的東西。又無非照例的燕菜席。滿漢席。欽差住了幾天。尚無話說。配他其時已是四月天。氣漸熱。跟班的出來。說大人嫌吃的水不乾淨。就是搗出手巾來。也有股氣味。辦差的聽見了。立刻就叫人到趵突泉打了水來。給欽差吃。此則又買了一打林文烟香水。交給跟班上。說每逢欽差洗臉。面盆裏沖上些香水。就沒有氣味了。而且還香噴噴的好聞。此則又犯誰知拿了進去。欽差還沒有聞着。打手巾把子的人。已經挑眼了。拿着香水。送到欽差面前。說這是外國人的藥水。他們拿來藥你的。欽差聽了。便氣的了不得。寫信給撫台。要查辦辦差的。撫台忙傳那四個辦差的到轅問話。四個人據實稟明。說那香水原是可以避暑氣的。而且還可以避疫氣。撫台復了欽差。欽差又查問那裏買的。後來聽說是洋貨店裏買的。欽差愈加不高興。說我就同女人一樣。守節已經到了六七十歲。難道還要半路上失節不成。如此說來。遍天下皆失節之臣矣。你們這些人。都不是好人。總要想出法子來害我。倒底是何居心。這個風聲傳了出去。不但辦差的人處處小心。就是合省官員來稟見的。凡是稍微帶點洋氣的東西。都不敢叫他瞧見。有天同司道談論公事。談得時候多了些。忘記了時辰。便問現在是什麼時辰了。有位候補道無意之中說了聲現在大約有一點鐘了。那童子良不聽則已。聽了之時。便把眉頭一皺。眼睛一睜。說你老

哥說的什麼。元第不懂。嘴裏說不懂。心上却是明白的。曉得他們所說的。一定是表上的時刻。便想到這些人身上。一定帶着有表。半天不言語。側着耳朵一聽。偏偏同他坐的頂近一位道台。外褂裏面。別別的響。童子良聽了一會。便問這位道台。你老哥身上有什麼東西。一剔一剔的響。又問你們衆位。可曾聽見沒有。衆人都不敢言語。直把那位道台羞得耳根都紅。坐立不穩。童子良還算忠厚。未曾當面揭穿。祇第二天見了撫台。說某道人是漂亮的。但是漂亮人。總不免華而無實。不肯務正。所以兄弟取人。總在悃悃無華一路。以此絕人定不着頭腦。還以為某人辦事不誠實。所以欽差纔加了他這個考語。後聽別位司道說起。曉得是為帶着表。方纔付之一笑了事。欽差在濟南住了十來天。所查辦的事。無非是河工局裏多孝敬他幾萬銀子。沒什麼大不了之事。非此一好塔見欽差受了。自無話說。撫台又另外送了程儀下來。便是司道孝教府縣孝敬。還有些相好處的孝敬。欽差亦一笑納。來則不拒多列盆善另外又有位平度州知州。這州官乃是在旗名喚巴吉。表字祥甫。平度州缺。在東三府裏。也算得中等的缺。巴祥甫到任。已經做過五六年了。這年又得了卓異。照例送部引見。他身上本有在任候補直隸州字樣。等到引見下來。又得了個回任候升。回省之後。上司都拿他當老州縣看待。自然立即飭回本任的回任。不多幾時。偏偏臨清州出缺。臨清州乃是直隸州。巴祥甫因為自己資格已到。不免有覬覦之心。只要門路何親自進省。託人在大憲面前吹噓。意思想求大人拿他升補。上頭尚在游移兩可。這個擋口。齊巧欽

差來到一連忙了十幾天就把這事擱起。巴祥甫心上雖然着急也屬無可如何。巴祥甫有個哥哥從前曾經拜在欽差門下。巴祥甫因此淵源也就拿着門生的帖子前去叩見。居然傳見。留下談了半天。甚是親熱。等到見了下來就有他的親家也在省裏候補的。勸他送分重禮給欽差。趁勢託欽差說兩句好話。撫台一定答應。道直朝入銅符夕巴祥甫亦以為然。意思想送親家道銀子不及送東西的體面。原來巴祥甫省城裏有什麼事情都是託他這位親家替他。欽差八千銀子。他經手的。他親家新近亦是替一個朋友辦了一分禮。說是送給一位什麼大人的。後來這分禮沒有收。那個朋友的錢亦就一直沒有拿出來。這分禮物總共值到五吊來往銀子一齊擔在他親家身上。所以他親家急於想要出脫。齊巧碰着巴祥甫要送欽差的禮。他親家面子上勸他置辦東西。內骨子實是要卸自己的干係。因此一力攛掇。為脫濕布衫起見並不計及忌諱那分禮物當中如珠寶翡翠之類。狠有兩件值錢的。巴祥甫瞧了。因見親家討他六十。他看過六十還值便爾應允。又好加上一但是巴祥甫的為人是有點糊糊糊糊的。把禮物大概看了一遍。面子上很覺過得去。便對親家說了聲費心。吩咐開寫禮單。即刻派人送去。事不三思不料送禮的家人去不多時。忽然趕回來。找老爺說是禮單之中有盤珠打鑽金表一打。欽差巡捕說這是大人頂頂犯忌的東西。怎麼拿這個送他。非但不落好。倘或欽差生了氣。還怕於你老爺功名有碍。此間平巴祥甫道。既然承他關照。我們就把表拿回來。再配一樣別的送去。亦好。家人道。小的亦是如此說。無奈巡捕老爺不准。我們拿回來。巴祥甫急了。只好親自趕去。

走到那裏巡捕拿他一味恫嚇說已回過少大人了不能由你拿回去掉換你要太平無事除非送三十銀子給少大人託他替你想法子還是個辦法巴祥甫無奈只得同他磋商了半天跌到二十巡捕果然進去向大少爺說明大少爺說叫他把銀子拿來保他無事巴祥甫只得又回來找到他親家打了二十銀子的一張票子送了進去然後巡捕連表連銀子統通拿進去交代了大少爺大少爺又教了巡捕若干話此處且不說明巡捕會意直等到裏頭傳開飯童子良剛剛坐下只見巡捕拿了手本禮單從外面走了進來方纔走到院子裏劈面大少爺從廂房裏走了出來不由分說攔住禮盒瞧了一瞧順手在盒子裏取出一棒東西手裏拿着却嘴裏嚷着說道這人真正宣有此理他不曉得這裏大人犯惡這個嗎竟其大膽敢拿這個住這裏送嗎一頭嚷一頭搶在盒子前頭上來報信事又變卦其時拿手本禮單的人已經到了童子良跟前了童子良看了禮單一見有金表在內心上一個不高興面孔登時沉了下來要待發作尚未發作不料少爺纔上得一層台階一個滑脚早滑倒了嘩啣一聲一大棒東西一齊丟在地下還有些珠子的溜溜在地下亂滾着上去有兩個黃澄澄的的確像個金表珠子早灑了滿地了真失足耶假失足耶使人驚疑不定童子良一見大少爺跌到忙問怎麼樣了大少爺喘吁吁的站起來把衣服揮了兩揮也不拾地下的東西便跑在他父親身邊回道我正為巴某人送的禮奇怪所以搶着拿了來給你老人家瞧童子良此時早看清是表便發話道你不曉得我頂頂恨這個東西嗎還要拿了來氣我替我把那地下的東西掃出去就是跌破了也不准放在

這裏已計之已在家裏人們答應一聲早有幾個人把表搶着拿了出去又一連兩三回尋地下一顆珠子都掃的沒有了童子良見表拿出去方把巡捕埋怨道他們說不曉得怎麼你們在這裏當差使連這個都不知道嗎也不通知他們一聲由着他們拿這個來氣我巡捕見表拿了出去沒了對証原來是串通方慢慢的辯道回大人的話巴牧有兩句說話來本要緊告大人知道的倘若巴牧沒有那兩句話標下亦決計不敢替他拿上來了你有脾氣總有童子來制伏你童子良忙問什麼話巡捕道他說他這個表不是外國來的是本地匠人自己造的童子良道怎麼本地人也會造表造出表來做什麼用呢巡捕便按照大少爺吩咐他的話回道巴牧的意思因為外國進來的表太多了頂好中國人不買無奈中國人有幾個能像大人這樣正派不要這些東西呢但是外國進來的多了中國的銀錢就不免慢慢的一齊淌出去了現在也是萬不得已纔想出這個抵制的法子叫自己的匠人仿照外國人的樣子造出一個表來一樣報時報刻中間的關候子就同鎖璫一樣所以叫做璫金表面子上盤了多少珍珠無非取其值錢好看的意所以叫做盤珠打璫金表大人沒有瞧見那底下一面還有太清光緒年製六個字上頭外國字一個都沒有真正是自己本國土造的搜上一篇假話總是童子良聽了居然信以為真便道果然如此還說得下去如今跌碎了他的倒辜負他這一片盛意了你不要懊惱童子良道見欽差怨氣已平便笑着朝大少爺說道巴某人送禮來的時候他自己倒也狠他的情明白了童子良道怎樣講巡捕道他說我巴某人拿了這東西孝敬欽差不把話說明白欽差一定

要生氣的說明白了。或者還念這片苦心。亦就包涵過去了。巴某人還說欽差是個正人。自古道邪不勝正。所以不歡喜這些東西的。如今可被他一句話說着了。表是大人犯惡的。一進了院子門。大人老遠的睜了一眼。自然而然。那東西就會跌在地下。跌碎不能近大人的身。這也不怪少大人拿的不好。跌碎的。暗地裏自有神道。在少大人手裏奪過來。摔在地下的。真正是邪不勝正。老話是萬不得錯的。愈說愈像又戴上些高帽子那得不入其個中童子良聽了這番恭惟。方纔一面吃飯。一面慢慢的說道。神道自有的。我們老太爺從前在山西做知縣。凡是出了疑難命盜案件。自己弄得沒有法子想。總是去求城隍老爺幫忙。洗過澡。換過新衣服。吃的是淨素。住在城隍廟裏。城隍老爺就託夢給他。或是強盜。或是凶犯。依着方向去找。回回都找到的。後來老太爺升天之後。老太爺還做夢。說是老太爺也做了那一縣的城隍了。神道的確是有的。不可不相信。酷信神道又巡捕道像大人這樣的職分。一定有价值日功曹。暗中保護城隍老爺位分小。還是湊他的趣不上哩。他天性拈到童子良把臉一板道。這話不是可以混說的那年。陸中堂死了。他家是南方人都按照南方風俗辦的事。當天化了多少錫箔。什麼望鄉臺。地獄門。十八殿。閻王。一齊都上了錢糧。城隍廟裏。自從城隍老爺起。一直到小鬼土地。一齊都有燒化人死了。頭一重先要到城隍老爺跟前掛號。任憑你中堂尚書。再大點的官。都逃不過的。這話都可以混說。真正瞎胡鬧了。堂堂尚書竟與一席話說完飯亦停當方走下來把巴祥甫送的禮物仔仔細細看了一遍有個翡翠搬指。狠中他老人家的意。帶了手上。給大少爺瞧。問大少爺。這你瞧。這也不

輸給你丈人的那一個了。大少爺答應了一聲。是童子良又看別的禮物。也都過得去。便吩咐一齊收下。表已打破。亦不追究。九轉敗為勝。骨盡因此一個搬指。對了他的胃口。却狠替巴祥甫出力。在撫台面前替他許多好話。是二十頭之力。量倒後來巴祥甫竟其如願以償。補授臨清州缺。這是後話。不題。單說大少爺憑空得着了十二隻金表。自然滿心歡喜。日說他此番跟了老頭子出來。人家孝敬。差少不得也要孝敬少大人。銀子雖然也弄得不少。不過人心總無厭足之時。自然越多越好。老頭子自到山東。總共收了人家若干現的。若干票子。就帳上看起來。也就不在少處。後來老頭子又嫌現的累墜。於是又一概換了票子。床頭上有個拜匣。一齊鎖在裏面。莫說別人不能經手。就是自己兒子。也不准近前一步。這間屋一步一鎖。鑰匙是老頭子自己帶着。老頭子或是清晨起來。或是燈下無事。一定一天要早晚查點二次。統計在山東境內。得了十五萬六千銀子。華嚴分宜又見於今少爺勸他與其自己帶在身邊。不如早些託票號裏。滙到京城。也可存莊生息。無奈老頭子總覺放心不下。不以少爺之言為然。存了私心。自然不聽少爺過了些時。山東銀子收齊了。便吩咐起馬。九站旱道。直到清江浦。換船南下。在旱道上。這之言。個拜匣。就放在轎子裏面。是他的命根。自無要隨身挾帶。每逢打尖住宿。等到無人之時。依舊每日二次查點。銀票。銀子怕缺算難。無要隨身挾帶。每逢打尖住宿。等到無人之時。依舊每日二次查點。銀票。銀子亦防暗算。十五萬六千銀子的銀票。也有二十一張的。也有一千一張的。三百五百也有一百二百也有。統算起來。共有三百幾十張。查點一次。亦很費半天工夫。他在屋裡點票。一向是一個人不准入內。就是有客來拜。也不敢回。必須等到他老人家點完了數。鎖入拜

面親隨人等方敢進見。及至到了清江，坐的是大號南灣子船。欽差自己一隻，少爺一隻，隨員人等一共是二十多隻。一字兒排在河心。少爺因為老頭子一個人在船上，未免冷清。同老頭子說情願同老人家同船，以便早晚伺候。老頭子怕兒子偷他銀子，執意不肯。你要如此防人，好意少爺見老頭子不允，也只好遵命。南灣子船極大，房艙又多。童子良特特為為叫辦差替他做了兩扇牢固的門，以便隨時好鎖。隨你金門也要到了清江，漕台請他吃飯，都是銷了艙門纔去的。漕台見了面，同他說：「我這裏有的是小火輪，我派兩條送你到蘇州，免得路上耽擱。」童子良連連作揖推辭道：「你老哥還不曉得兄弟的脾氣嗎？我寧可天天頂風一天走不上三里路，我是情願的小火輪雖快，是洋人的東西。兄弟生平頂頂恨的是洋貨，已經守了這幾年。現在要兄弟失節，是萬萬不能的了。」也叫人家況且兄弟苟其貪圖走的快，早由天津坐了火輪船到上海，也不到山東繞這一個大灣兒了。漕台見他如此說法，曉得他牛性發作，也只好一笑置之。單說大少爺見老人家有這許多銀子，自己到不了手，總覺有點難過。變盡方法，總想偷老頭子一票。方纔稱心。竭誠則吳越為一家，懷疑則骨肉為行路信然。如此者處心積慮，已非一日。從清江一路行來，早晚靠了船，大少爺一定要過來請安。等到老頭子查點票子的時候，一定要把大少爺趕回自己船上去。大少爺也曉得老頭子的用意，生恐被他偷用了。將來輪不到小兒，小女無奈想放下。總放不下。孟子闢梁王言利之害而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聖賢垂戒，自有深意。有大船靠常州，到了晚上時候，還早。父子二人吃過了飯，隨便談了幾句。童子良就急急的催兒子過船。大少爺心上有點氣不